



## 吴文俊： 数学是笨人学的

蔡天新

君子豹变，其文蔚也。  
——《易经》

2017年5月7日，数学家吴文俊先生在北京仙世，享年98岁。他是1950年代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190位杰出科学家之一（另有社会科学家64名），也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38岁）。他又有松柏之寿，自然也是最后一位辞世的，他的离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任期间两度前往吴老家中探望的前总理温家宝亲自送别先生以后，深情地撰写了纪念文章《鞠躬尽瘁，死而不已——追忆吴文俊先生》，读后令人动容。笔者虽只在20多年前与吴先生有过一次谋面和交往，仍记着他的风采和人格魅力。

### 一、上海民厚里的童年

1919年5月12日，吴文俊出生在上海市青浦县（今青浦区）朱家角镇。青浦位于上海西南角，系江浙沪三省市交汇处。那时青浦隶属江苏省苏州市，南与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接壤。而吴先生的祖籍正是嘉兴，据说他的爷爷奶奶为了躲避战乱，携家迁到了青浦。朱家角镇地处偏僻，又是个小地方，因此很少有战事波及。也正因为如此，如今镇上古迹保留较多，属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也是上海四大古镇之一，仅次于金山区的枫泾镇，后者邻接浙江省界。

吴文俊小时候，几乎每年清明都随家人回嘉兴祭祖。但他似乎记不得具体地点，只记得要坐船，慢慢地“漂”到嘉兴。他的爷爷是个秀才，却始终没能



青浦县朱角镇

做上官，后来主要靠教私塾养家糊口。到了他父亲的少年时代，家里经济情况更加糟糕。而他母亲的家族要殷实许多，主要从事小手工业。按照中国民间的传统，一个不甚富裕家有出息的男孩，常常会得到家族或乡绅的财力支持。正是在外祖父家族的资助下，他的父亲得以进入南洋公学，读完了预科，相当于高中毕业。

南洋公学是交通大学前身，吴文俊的父亲接受的是西式教育，英文基础非常扎实。毕业以后，他一直在上海的书局、报馆做翻译工作。19世纪末的上海便有数千老外居住，到了那会儿，上海早已成为中国最开放、最繁华的大都市了。其时肇始于上海的最有名的三家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中前两家已经诞生，出版了大量好书，尤其是外国经典名著。出版人和报人家庭里通常有许多藏书，吴文俊孩提时代印象最深的便是父亲的藏书以及他们父子一起泡在书里的日子。

从吴文俊记事起，他家就住在上海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里。民厚里是石库门的典型代表，就像四合院是老北京的典型建筑，石库门民居是老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中西合璧的典范。画家徐悲鸿和蒋碧薇夫妇、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和何香凝夫妇、翻译家兼教育家严复，都在民厚里居住过。那儿也是海派文人的聚集地。1922年，戏剧家田汉从日本返回上海，即寓居民厚北里，他在上海大学的学生施蛰存和戴望舒常来探望。民厚南里则住着他创造社的社友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

民厚里附近的静安寺是英商上海电车公司铺设开通的电车始发站，可沿南京路直达外滩，交通十分便捷，因此吸引租客。张爱玲也住附近，她曾坦承，“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遗憾的是，1996年的旧城改造，老房子全拆掉了，只留下毛泽东1920年旧居（民厚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和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绿房子”。据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记载，正是那次寓



2004年吴文俊夫妇朱家角故地重游

居民厚里期间，毛泽东数度拜会陈独秀，从此有了终生服膺的共产主义信仰。

吴文俊在家中是长子，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也因为旧的社会观念，两个妹妹都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弟弟文杰聪明可爱，不幸幼时从楼梯上摔下，起初好像没事，后来发作，变成上海人讲的穿骨瘤子，属于皮肤结核，在那个年代是不治之症。拖延了几年，夭折了。吴文俊成了独子，受到父母的加倍关爱。这让笔者想到印度数学天才拉曼纽扬，他在吴文俊出生的第二年去世，年仅32岁。拉曼纽扬也是长子，下面有三个妹妹，都从小夭折了，结果他也成了受宠的独子。

四岁那年，吴文俊上了小学，就在家附近，隔着几个里弄，接送很方便，那时上海已不兴私塾了。每逢放学或假期在家，母亲只要听见里弄里小孩子们玩闹的声音略大一点，就会不放心地把儿子喊回家，生怕他出差错，后来索性把他去里弄玩的自由也给剥夺了。不过踢毽子除外，因为这项运动的冲撞轻微，以至于多年以后，他还爱玩这个游戏。这样一来，吴文俊在家中独处的时间就多了。他上的小学叫文蔚，笔者查阅过，文蔚一词出自《易经》，“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意思是说，君子应该向小豹子一样慢慢地成长，长出好看的花纹，拥有高尚的品格。

可能是受父亲的影响，吴文俊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后来又爱上了电影，加之“放羊式”的家教（母亲的“管制”属于另类溺爱），他的性格比较豁达。